



詩語背後

# 追憶黃華園

◆ 木木

這次去廣東省委黨校進修，結束已快兩個月了，仍然有些意猶未盡的感覺。本來由於疫情管控，當時全程封閉學習，哪兒也去不了，恨不得早點離開。現在卻生出不捨之情，想來既對那段學習生活的懷念，更是感念於此生與黨校的緣分。

廣東省委黨校坐落在黃華園，園子不是很大，但園中有些老物，讓人覺得頗有些歷史淵源。比如廣東造幣廠舊址，一棟不起眼的小樓，據說是我國最早建立的機器造幣企業，也是廣東省境內第一批機械化工廠。1887年籌建，1889年投入生產，是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推行「洋務運動」的成果之一。還有那數十棵樹齡三五百年的大葉榕，樹蔭濃郁，枝幹蒼勁，徜徉其下，似乎隱隱感受到人事有代謝、往來成古今的痕跡，不敢輕慢。

黨校教育有自己的特點。根據我自己在黨校學習的經歷，主要分兩類：一是學歷教育，二是進修培訓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黨校強調教學正規化，學歷教育一度很紅火，涵蓋了專科、本科、碩士、博士等整個高等教育學歷體系，不過現在只剩下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了。進修培訓是黨校的主業，時間長則一兩年，短則三五天，主體班次一般都在一個月以上。相應地，黨校教學組織機構大致分為三大部分：進修部、培訓部、理論部（研究生部）。一般來說，進修部學員以現任各級領導幹部為主，培訓部學員以各級後備領導幹部為主，理論部學員則與普通高校學生差別不大。進修部和培訓部的課程主要包括四個板塊：黨學社會主義文獻，中共黨史和黨的建設，黨和國家的現實理論及實踐，黨性教育。理論部除了這些基本課程外，又分為哲學、政治經濟學、科學社會主義、黨史、黨建、法學、政治學、國際政治等若干專業。

我跟黨校的緣分比較深，數次入讀，理論部、培訓部、進修部都經歷過了，累計在校時間7年多，前後跨度近40年。

四川省委黨校位於成都西郊，臨近杜甫草堂，與峨眉電影製片廠隔壩相望。我1985年入讀該校黨史黨建專業，學制3年，獲本科學歷。隨後，又到北京西郊的中央黨校學了3年國際共運史，獲授碩士學位。這是我與黨校第一次結緣。

現在想來，這兩次到黨校學習，時間雖然不短，但對黨校教育的感悟並不深。作為理論部的年輕學子，通過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，確立世界觀和知識框架，為後來的學術研究和實踐活動打下基礎。這種功能，對個人成長而言，主要指向知識傳授，在各類高等教育中大同小異。

我第三次入黨校，是1998年參加中央黨校中直機關分校舉辦的局處級幹部進修班。學習時間只有半年，但對黨校教學思路的理解更加到位了，特別是對黨性分析、學員論壇、體驗式教學、調查研究等獨具特色的教學模塊有了切身體會。黨校理論教育與單純的理論學習有着本質區別，而黨性教育作為黨校的主業主課，更不是一般性地掌握黨的歷史和黨建理論，須知之，信之，篤行之。學習期間，赴廣西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察調研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像模像樣的調查研究，既完成了課題任務，更學習了方法，終身受用。

此後不久，我被派駐香港工作，再進黨校已是20年後了。2018年9月，以中央黨校培訓部學員身份，入讀中青年幹部班，學制半年。那次進黨校有個明顯感覺，經過這麼多年職場歷練，百戰歸來再讀書，竟生出與歷史、與先賢對話的意味。報到當天，填了一首《定風波·重返黨校》：

彈指之間卅度秋，校園重返話悠悠。  
掠燕湖邊垂柳樹，如故，滄桑不過一低頭。  
莫笑當年年少夢，衝動，歷經風雨未曾休。  
道是初心砥礪列，本色，熙熙天下匹夫憂。

中青班在各級黨校都是重點班次，配備的師資力量很強。印象最深的，是聽一位副校長講黨校的辦學宗旨。他說，教育承擔着「傳道」「授業」兩大責任，如果說普通高校重在「授業」，黨校則重「傳道」。正如戰爭時期黨校不教學員打槍拚刺刀，今天的黨校也多不講授



◆華燈初上的黃華園。作者供圖

浩如煙海的知識學問。從中央到地方，各級黨校都是以學習黨的基本理論為中心，全面提升學員的理論基礎、世界眼光、戰略思維、黨性修養等方面素質。這「一個中心，四個方面」，構成了黨校教學布局的內核。所以，黨校教育不以學習知識見長，而着眼於思想理論素養和組織觀念培育。領導幹部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授課，是黨校的一大傳統。學員來黨校，除了認真聽講讀書，更需要增強政治意識和加強宏觀思維訓練，要善於「踱方步」「冷思考」。

今年3月到廣東省委黨校進修，是我五進黨校了，雖然只有短短一個月，感受卻極深。或許由於年齡和閱歷的原因，與以前歷次黨校學習相比，這次多了些總結盤點的味道。課程內容幾乎都是以前學過的，但代入感更強，聽講過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所學知識與自己的人生經歷相對照，別有收穫。講座，論壇，案例分析，都從容了許多。去韶關開展體驗式教學，因突發疫情縮減了許多現場活動，也能從課堂講授中腦補回來。書本知識與社會實踐水乳交融、互相促進的感覺，真好！

課餘活動也是妙趣橫生，其樂融融：茶話會上，就着金黃的茶湯分享人生故事；大榕樹下，或獨自散步或三三兩兩聊天；運動場邊，興致勃勃地玩着充氣排球；小教室裏，忘情投入「三八」節聯歡……

當我信步走在華燈初上的黃華園裏，燈火闌珊，老榕樹被照得晶瑩剔透。想着此生可能還會再來幾次這片園子，心中便漫過一陣溫馨。看來，這次學習既是一段人生的結束，也是一段人生的開始。

時雨時晴二月天 恍然一夢黃華園  
大榕樹下踱方步 小教室中開論壇  
原著研修追馬列 現場體驗到韶關  
老來同學尤親切 暮歲新交更惜緣  
課後排球思緩緩 節前歌舞憶恬恬  
春風最是撩人處 天命花甲成少年

## 字裏行間

◆ 黃仲鳴

# 穿越不是借仙

上個世紀九十年代，寫了篇研究高雄《豬八戒遊香港》的文章。題目是《豬八戒下凡記：高雄的借仙諷今小說》，將豬八戒置換於現代香港所經歷的事。美國有一位學者，據此而寫了篇鴻文：《金庸早期小說及五十年代的香港》，卻有兩點硬傷：

一、誤將「借仙小說」與「穿越小說」等同。「借仙」是指借《西遊記》人物、八仙、濟公等仙人來到凡間。「穿越」者非「仙」，是讓小說人物降臨江。該學人全將之當為「借仙」。

二、「夏伯」當作是高雄。「夏伯」實為陳霞子眾多筆名之一。陳霞子另有一筆名筆聊生，名聲頗大。夏伯是陳霞子，除了有人證外，還有用詞遣句的內在證明。

該美國學人大文其中一段，為夏伯的《海角梁山泊》。這是「穿越小說」，不是「借仙小說」。因為他所描述的梁山泊好漢，並未「成仙」，而是緊接《水滸傳》第七十回後所發生的故事。一眾好漢不知如何，突然一先一後來到這東方之珠。其中有趣的篇幅不少，如：「花和尚誤入天龍營、九紋龍情困溫柔鄉」、「潘金蓮宮砂酬愛、武二郎削髮逃禪」。最可笑的是武松，他愛上了一位美麗如花的香港女子，對方也非他莫嫁，但因武松要回山東三月辦事。臨行前，武松既嚴肅又鄭重地向她說：潔身等他回來。

當時香港社會貧窮，女與男難以維



◆陳霞子這篇連載，時人甚矚目。作者供圖

生，女終為娼。武松回來後得悉，竟棄而不顧。其實，女子和他人串通，那是表面事實而已。實則由女出面，在黑暗中由他人代替，所以始終得保處子之身。這匪夷所思的情節，竟欺騙了一眾嫖客。可是武松不聽，結果，女的復合無望，當着武松的面，跳樓斃命。

小說所諷刺的，是武松這類頑固的「道德之士」。而這個武松，當然與《水滸傳》的武二郎大大不同，但嫉妬如一。夏伯描述得頗吸引人。

夏伯除「穿越」外，「借仙」不少，如借八仙、借《西遊》人物、借濟公等。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已為之，比高雄為先。夏伯的《濟公》，就是高雄接他的棒，繼續寫下去。高雄是受到夏伯的啟發而大寫「借仙諷今小說」。那高雄有沒有寫「穿越小說」？我一直沒有發現。

「借仙小說」何時沒落？高雄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《成報》寫完豬八戒後，已經擱筆，但有一人仍努力為之，那就是筆聊生，在《晶報》寫《西遊回憶錄》。此筆聊生乃陳霞子？非也。陳霞子早已讓這個筆名給林嘉鴻，或者，陳霞子忙透、倦動時，就讓林嘉鴻接棒。陳霞子全力籌備、辦理《晶報》後，筆聊生就全由林嘉鴻接收。我看《西遊回憶錄》連載逾月，已渾無陳霞子將「做」寫作「造」了。

在《海角梁山泊》中，陳霞子的名句：「造雞也好，造什麼也好」，「造得事頭婆的人，都有惡人包的」，……「造」在文中隨處可見。據稱，當年報紙編輯，無人敢改陳大老總的文字也；由他「造」好了。哈哈！

## 粵語講呢啲

◆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# 曾江的人生名言金句(1)



曾江 2015 年憑電影《竊聽風雲3》，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。當時曾江講「佢」嗰陣，手指指向天，係咩意思呀？

### 《粵語講呢啲》曾江的人生名言金句(1)

粵語片時代的玉面小生曾江，步入不惑之年至87歲壽終前，演盡熒幕角色，風靡萬千觀眾。其中一項為人樂道的是，曾江本人熱情健談，因此歷來不少國內外媒體都喜歡找他做專訪，就此留下蘊含不少人生哲理的名言金句。在不偏離曾江的思維理念下，筆者對相關內容作出適當修飾，且整合成純廣東話版，以供大家欣賞：

曾江於2015年憑電影《竊聽風雲3》，榮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有感發言如下：無論係台前幕後工作夥伴，我多謝佢，更加多謝支持我咁多年嘅觀眾；最緊要係要多謝「佢」，多謝「佢」畀我健康，冇健康我又點可以工作呢？希望「佢」繼續支持我同昇我健康。明顯地，他所指的「佢」在各人心中各有定義，泛指神靈。

教一條老狗學佢冇接觸過嘅嘢，點會唔難呢？

一個人成世可以做自己最鍾意做嘅嘢係好幸福嘅。

而家拍戲，我唔求錢、唔求名，我唔求排名、唔求戲份多。我求咩？我求開心。我唔追求做主角或者戲份多。總之冇得做就唔好畀佢停，我唔需要退休。

我覺得冇嘢係可以完全滿意嘅，因為如果你覺得滿意，咁你已經係唔想再進步嘅。

我嘅競爭對手就係自己，我只係自我追求嘅。

合作，我覺得係要同導演擦出一啲嘢嚟，咁先至係合作。導演叫你笑，你就笑。咁係合作咩？咁係奴隸，咁係奴才，冇咩意思。

而家嗰導演大後生嘞，人生同生活嘅經驗都缺乏，好多嘢都係憑想像，拍出嚟嘅電影味唔會有感情嘅。

老實講，對而家呢個世界我唔係好認識。我有辦法接觸小朋友，我坐近佢哋，佢哋抗拒我，我都

抗拒佢哋。我有咩好同佢哋傾，佢哋講啲我又唔識。我唔係話佢哋冇文化，係佢冇佢哋嘅文化，但佢哋嘅文化我真係唔識。

某啲演員係好有天分，我覺得自己唔係咁有，所以我會好努力。雖然天分我得個20分，但我會用60分嘅努力，加埋就有80分喇。有啲演員一行出嚟就已經有60分嘅天分，再落少少工夫，佢就已經有90分嘞。

一部戲成120分鐘，我只要出現一分半分鐘就夠嘞。30秒鐘要畀觀眾畀低120分鐘嘅印象，咁先至係最難嘅。

同內地一啲資深演員嚟比，我差得遠嘞。唔係我有自信，而係人要自知，要知道自己嘅輕重。

做architect要識design，但更重要係識得market自己。世界上成功嘅architect未必係最好嘅designer，但通常都係好叻嘅salesman。我唔會亦唔想sell自己，所以我知道我唔會係一個好叻嘅architect。

啱美國讀書嗰幾年，一啲都有嘅！人哋唔係教你spelling，係教你thinking；你學識分析，知道咩係適合自己，跟住就識得點去選擇。

我呢生人，生活都係好豐富嘅，唔係物質上，而係我喺求知欲上。我想知道嘅嘢太多，所以我追求，咁樣我會好開心。

啱呢個世界上，你要知道嘅嘢太多，你只要想知道，係唔會少。只要你有呢個願望，你嘅時間永遠好充實；咁係求知，唔係求財或者求其他。

「欲」點可以有，一定要去搵，有「欲」人生就有意義！我有「欲」，不過係「求知欲」；其他「欲」？唔係有，而係做唔到！

我唔算有天分，但我係好努力去研究！我真係嗰種每日都唔一樣嘅人；我每一樣嘢都要做到自己滿意，搵到自己嘅風格。

我真係咩都識，但全部都係B，冇樣係A。我唔使做專家，但識得揀自己鍾意嘅口味就夠喇！我咩都要識下，但又唔需要好深入研究。好多人一生得一樣嘢，其餘咩都唔識，有鬼用？

香港人生活都比較平靜、變化唔多，所以想像力亦都比較少；有嘅，佢哋好多嘢都有經歷過。

香港嘅演員，有一個professional，成班裝娃娃，淨係掛住玩，從來冇諗點去改進自己。

## 生活點滴

◆ 羅大佐

# 筍子蟲憶趣

到竹林裏捉筍子蟲，是童年最快樂的事情。

童年的故鄉，果樹很少，但每家農戶周圍，卻少不了幾籠竹子。有的在房前，有的在房後，有的在房屋兩側，有的在菜園地邊，有的在半山坡上。大部分是慈竹、毛竹，也有極少部分是斑竹和苦竹。青綠色的竹子，給農家帶來蔥蘢和生機。竹子一年四季常青，竹葉可以餵牛，但一般不割，割了竹子容易乾枯。斑竹可以做魚竿、單桿、晾衣桿。苦竹主要用於食用。慈竹、毛竹可以用於建茅草房，做竹椅子、吹火筒，可以用來編背兜、涼席、籬笆。乾枯的竹子，還可以燒鍋煮飯，竹子的用途大着呢。

竹子的害蟲是筍子蟲。筍子蟲，又名竹象，靠吮吸竹子的液汁長大。筍子蟲橢圓的身體，褐色的背部，翅膀上有九條縱紋，黑色的頭管細長細長的，如大象的鼻子可以轉動。前足腿節有利刺，脛節如鐮刀狀有倒勾鬚子。筍子蟲有一個特點，就是飛翔力很強，飛翔時發出的「嗡嗡」，有點像蜜蜂的聲音。

筍子蟲是生長在竹林裏的，牠寄生於竹子尾部。冬天，牠隨泥土一起睡眠，夏天，當出土的竹筒漸漸長高的時候，筍子蟲鑽出來，附在竹筒上，四肢趴緊竹筒，用牠那細長的頭管，鑽進竹筒裏吮吸竹子的液汁。

六月，天氣炎熱。大人們在地裏幹活，我們這些小孩悄悄來到竹林裏，一雙眼睛在竹筒上轉悠，尋找筍子蟲。只見一隻碩大的筍子蟲趴在粗壯的竹筒上，一動不動，彷彿睡着了似的。待我們的小手伸去要捉住時，「嗡嗡」地一下飛走了。正在遺憾之

際，忽然發現在另外一隻竹筒上，趴了兩隻筍子蟲。我和另外一個小夥伴躡手躡足走過去，同時伸出小手，將牠們從竹筒上捉了下來。一隻筍子蟲抓得很緊，我將牠從竹筒上分開時，筍子蟲被扯得晃動了幾下。被捉在手裏的筍子蟲並不甘心就擒，用牠那鋒利的爪子在我的手上抓了一下，我的手一抖，筍子蟲掉到地上，接着「嗡嗡」地飛走了。另一位小夥伴趕緊將他手裏的筍子蟲的爪子掰掉，防止牠用利爪襲擊。聽着那小小的「咔嚓」聲，我感到有點慘不忍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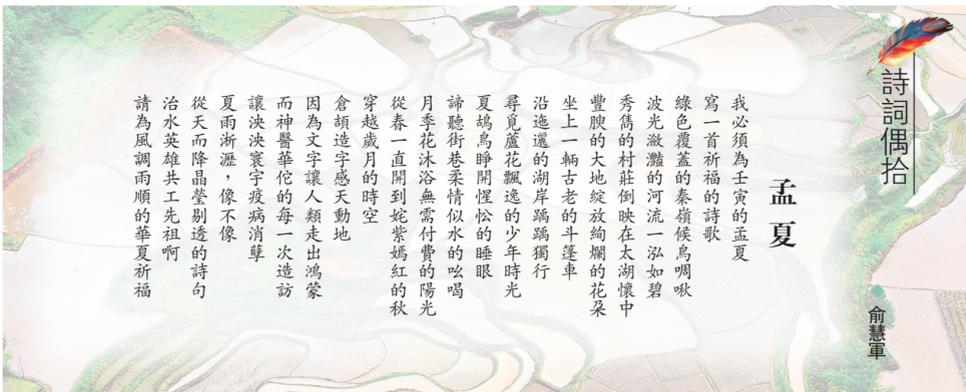
別看筍子蟲不大，但牠的破壞力很強。有的竹筒會被牠鑽出很大的窟窿。被鑽食過的竹筒，一般都會枯爛死掉，只能撿回家曬乾後當柴燒。即使成年的竹子，有的也會被牠鑽出細小的洞來，被筍子蟲鑽出的洞哪怕只有針眼大，也會慢慢乾枯。

兒時去捉筍子蟲，沒有為竹子除害的想法，主要是覺得牠是很好的玩伴和美食。筍子蟲出來活動，一般是在暑天最熱的時候。走進竹林，除了用眼睛去竹筒上尋找筍子蟲，有時候會聽見頭上「嗡嗡」的聲音，看到筍子蟲在竹林間飛翔，飛累了停到竹葉上，待牠停穩了，我們抱着竹子使勁一搖，筍子蟲來不及張開翅膀，就被搖掉落到地上，我們立即將牠捉在手裏。有一次，我們還發現一隻筍子蟲，背上背着另外一隻筍子蟲，在竹筒上鑽食。還有一次在外面玩得正歡，忽然想起該到竹林裏捉筍子蟲了。只見一隻碩大的筍子蟲停在竹筒上，於是伸出拇指和食指去捉，剛剛挨着就被牠螫了一口，手指立刻腫了起來，痛得哇哇

叫。原來看花了眼，是一隻牛角蜂。兒時玩筍子蟲，主要玩牠的飛翔力。用一根細細的布線，拴在牠的一隻腿上，讓牠飛到空中，線頭拽在自己手上，就像放風箏一樣，心裏快樂極了。掰掉牠的利爪，用一根細細的篾竹籤，鑽進牠的一隻腿裏，讓牠「嗡嗡」飛着，扇出絲絲涼意。有時候筍子蟲懶懶或累了不想飛翔，我們就甩動布線或竹籤，迫使牠飛翔起來。另外還有一種玩法，用細細的玉米棒做一個十字架，十字架兩邊各插上一隻筍子蟲，豎着放到一個小竹筒裏，兩隻筍子蟲飛翔時，十字架就飛快地旋轉起來，煞是好看。我們把這種玩法叫着「推磨子」。

筍子蟲是天然的美食，牠含有豐富的蛋白質，其味甘甜香。現在人的吃法是把筍子蟲的翅膀和肢爪剪去，炒熟來吃，其味鮮香無比。童年時候缺油少鹽，我們把牠埋進火堆裏，燒熟後掏出來，吹去上面的炭灰就吃。還有一種吃法，把牠黑褐色的頭管從脖子處扭下來，將薈香的嫩葉用刀切得細細的，拌上一點點細鹽，用一支筷子頭一點一點地塞進筍子蟲的肚腹，塞滿後，將牠的頭管鑽上，埋在火堆裏，燒熟後掏出來，香噴噴的，味道好極了。

有一個暑天回到家鄉鄉雅，在縣城街道上看到一位農村老漢，戴頂草帽，背個背兜，抱着一根竹竿，竹竿上面綁着一把圓圓的麥稈，麥稈上插滿腿腿上的籐籐的筍子蟲。手裏拿着一架「推磨子」，在街上悠閒地走着，沒有吃嗎，很快就來一群小孩，把筍子蟲買完了。於是不得不起童年的事來。



詩詞偶拾 孟夏 俞慧軍